



作品集 第一辑

连锁 Lian suo 愿望神猴 Yuanwangshenhou

所有的开始与结局总是异乎寻常……

神秘+惊险+离奇

怪异的事件铺天盖地来了……

版权所有
翻印必究

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连锁;愿望猴神/卫斯理著.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2.12

(卫斯理作品集,第1辑)

ISBN 7-80128-404-6

I. ①连... ②愿...

II. 卫...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108774 号

京图字:01—2003—1179号

本作品(《卫斯理科幻系列》)中文简体字版由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
独家授权中国言实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。版权所有,违者必究。

责任编辑/詹红旗

责任校对/毛家华

封面设计/嘉雯

策 划/嘉雯

装帧设计/嘉雯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2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<http://www.zgyscbs.com>

电话:64924716 64924761

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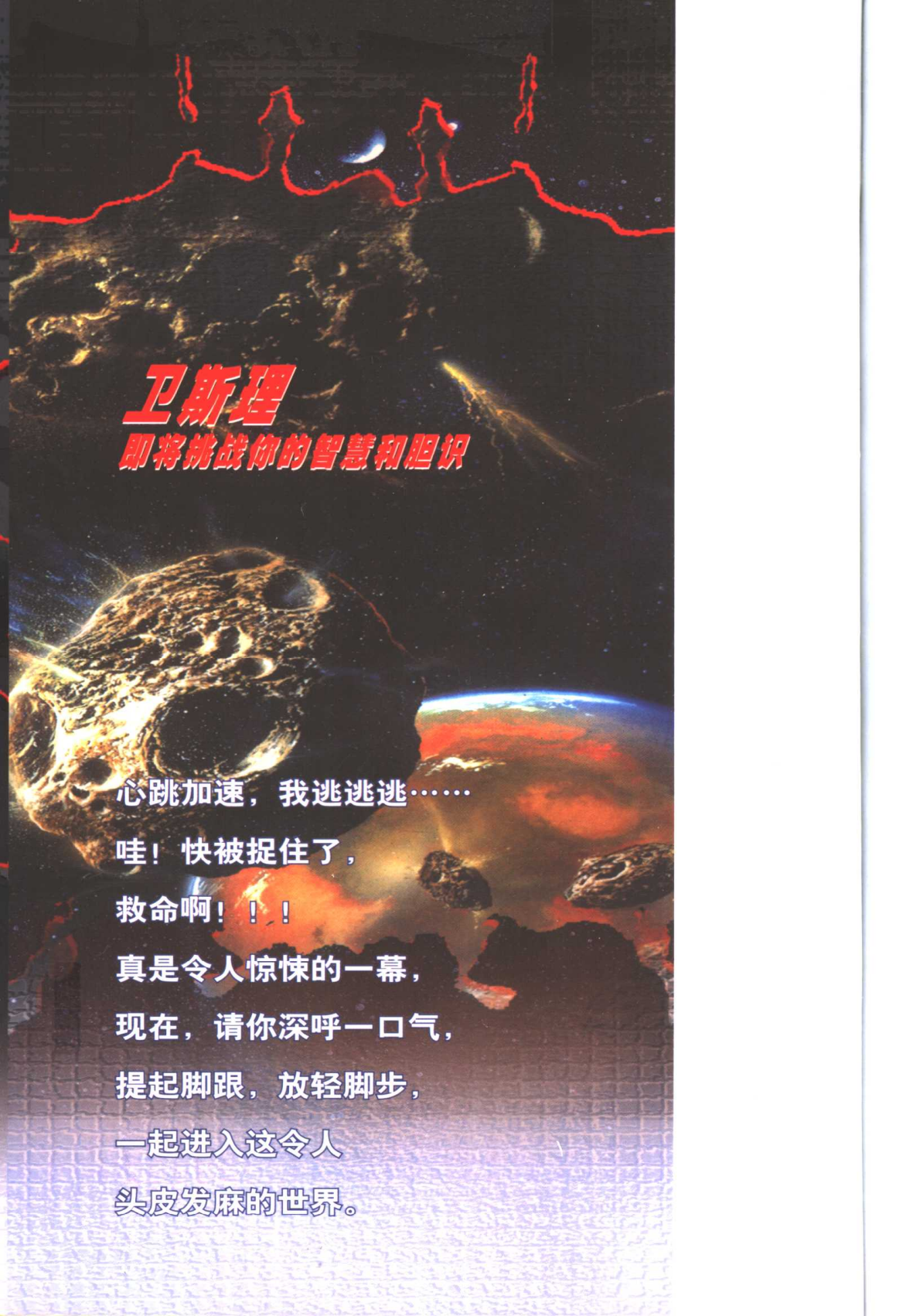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80×1168毫米 32开 160印张 4200千字

2002年12月第一版 2002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40元(全20册)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

卫斯理

即将挑战你的智慧和胆识

心跳加速，我逃逃逃……

哇！快被捉住了，

救命啊！！！！

真是令人惊悚的一幕，

现在，请你深呼一口气，

提起脚跟，放轻脚步，

一起进入这令人

头皮发麻的世界。



作品集

第一辑

神素灭归壳变谜猫磁神具理人藏相墓运神探险散
之白毁之斯种二迷真盗命望继续飞魄
林与回贝狐室老魔瘟玩卫斯二迷真盗命望继续飞魄
丛理菌密年第愿继魂
卫斯真
人
花奇火人云门光船洪图律厦声空间
石底血透明心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
钻地妖蓝蜂奇透沉地地规大古原红新眼连探寻找

第二辑

手数人手惑谋码物梦座阳方星记照刑友誓宝
杀离阴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宙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宇劫支错蛊杀密怪寻灵假活皇换犀极笔毒异
幽快天
者使
罪天使
犯天客药地套子灵女统双无乐变备天书魂点
大黑暗死间影搜烈血变黑迷尸后洞天招茫

第一部 职业杀手、小商人和神秘谋杀

远程来复枪上附设作为瞄准用的望远镜，通常的有效度是乘十，也就是说，可以将距离拉近十倍。望远镜的目镜上，有很细的线，交叉成为一个“十”字，只要使射击的目标固定在“十”字的中心部分，扳动枪机，子弹呼啸而去，就可以射中目标。

当然，并不是说，这种远程来复枪在任何人的手中，都可以依据同样的程序射中目标，还得看握枪的人，手是不是够稳定，要是在扳动枪机的一刹那间，手稍为震动了一下，那么即使是极为轻微的震动，也足以使子弹射不中目标。

根据最简单的数学计算，如果目标在三百公尺之外，枪口只要移动一公厘，子弹就会在距离目标三公尺处掠过。

绝对稳定的双手，是一个远程射手所不可缺少的条件。

铁轮就有这样一双绝对稳定的手。

铁轮以一种十分舒服的姿势坐在宽大柔软的沙发上，面对着挂着厚厚的丝绒帷幕的大窗，房间里的灯光相当暗，在他身边，是一杯散溢着芳香的陈年白兰地，在酒杯旁边，是一枝已经装嵌好了的远射程来复枪。

铁轮将那支可以拆成许多部分的，制作极其精美的来复枪，自盒子中取出，装好之后，连铁轮自己，都不知道他已经



连
锁



在沙发上坐了有多久。他一坐下来就是这个姿势，而且一直保持着。

他坐着，将双手的手指伸直，掌心向着自己，凝视着手掌和手指。双手像是完全没有生命的石刻，一动不动，甚至给人以这双手的里面，没有血液在流动的感觉。

铁轮一直伸着双手，直到他对自己稳定的手感到满意，才慢慢屈起手指，将身边的远程来复枪抓在手里，枪口上早已套上了灭音器，使得子弹射出时所发出的声音，不会超过拨开酒瓶上的软木塞。

他用枪口轻轻挑开了帷帘，帷帘后的大玻璃窗子上，早已有一个可供枪口伸出去的圆孔，那是铁轮一进入这间房间之后就弄成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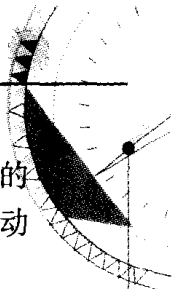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家大酒店中最豪华的房间之一，在 12 楼。枪口伸出去，望远镜的镜头，贴在玻璃上，铁轮略俯身向前，将眼睛凑在望远镜的目镜上。

通过望远镜，他可以看到对面的那幢大厦，那是一幢十分新型的大厦，这种新型的大厦，即使在迅速发展中的日本东京最繁盛地区，也并不多见。大厦的外部结构，全是玻璃，连走廊的外墙，也是玻璃，可以由外面看到匆促来往的人。

铁轮慢慢移动着枪枝，将目标固定在对面那幢大厦十一楼的走廊上，使望远镜中的“十”字，对准了一个穿着鲜红上衣少女的饱满胸脯，然后，跟着这个少女向前走，一直到这个少女在走廊的弯角处消失。

在这几十秒中，铁轮的手指，一直紧扣在枪机上，他知道，只要自己的手指向下一压，那个穿红衣服少女的生命，立刻就会消失。这种感觉，常常使铁轮感到极度兴奋，谁是生命的主宰？不是上帝，也不是阎王，是他！铁轮，可以使任何人在一刹那间死亡，是他！这个从不失手的职业杀手！

铁轮并没有再移动，他双手把持得极稳，从望远镜中看出去，“十”字的交叉，停留在走廊的转弯处，那地方的墙上留



下了一个不为人注意的高度记号，离地 164 公分。他要射杀的目标，身高 168 公分，也就是说，当目标转出走廊，铁轮扳动枪机，子弹就会射进目标的眉心，一枪致命，绝不落空。

目标的行动，铁轮也早已调查得很清楚，中午一时，目标会离开他的办公室外出，一定会转出走廊，进入他的射程范围之内。

一时零七分，铁轮看到了他的目标，转过走廊的弯角，进入了望远镜中“十”字的中心，他扳下了枪机。

铁轮的身子立时向后一仰，用极其迅速的手法，将来复枪拆成七个部分，放进了那只精致的箱子中，然后合上箱盖，取起身边的那杯酒来，一饮而尽，提着箱子，走出了房间。

他甚至不必花半秒钟去看一看他射击的目标是不是已经倒地，那不必要的，二加二一定等于四铁轮射出了一枪。目标一定倒地，事情就是那么简单。

从升降机出来，穿过酒店的大堂，和几个向他行礼的酒店员工点了点头，走出酒店的大门，置身于街上熙来攘往的人丛之中，他感到无比的轻松，那幢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发出夺目光彩的大厦 11 楼走廊转角处，有一个人死了，他和这个死人之间，不会发生任何的联系，不会有任何人想到他和那个死人之间有关系，惟一知道事情真相的，只是那颗射进了死人体内的子弹，但子弹不会说话。

板垣一郎在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心情并不愉快。

他是一家中等规模企业公司的董事长，完全独资，每年的盈利，通常在两百万美金左右，所以他的生活享受一流。身上的西装，是紫貂毛和羊毛混纺品，裁剪的是东京一流的裁缝，穿在他身上，更衬得他气宇轩昂，是成功的中年人的典型。

他有一个美丽的情妇，情妇的名字是云子。云子是一个知名度不太高的歌星，年龄恰好是他的一半。

板垣的不愉快，来自云子。他们有一个秘密的约会地点，那地方幽静而舒适，板垣和云子约会的方式是：先取得电话的





联络，然后在约定的时间中，先后到达。通常，板垣一定先到十分钟或五分钟。和所有成功人士一样，板垣对于时间计算得极其精确，永不迟到。

板垣到了之后，云子也来到，然后，那地方就是他们的小天地，大约在午夜左右，板垣和云子就会一起离开。除非有因公出差的机会，板垣会带云子一起去，否则，板垣在午夜时分，一定会回家。

板垣的妻子贞弓，是关东一个有名望家族的女儿，板垣能够在事业上有这样的成就，依靠贞弓家族之处甚多，他和云子之间的关系，绝对不能给妻子知道，这种隐秘的幽会方式，使板垣在繁忙的商业活动中掺进了一种异样的刺激。

板垣和云子的约会，一星期由一次到三次，当他们没有约会的时候，那秘密地点空置着，只有他和云子持有钥匙。

昨天晚上，板垣恰好有事，在 11 时左右，经过那个地点。他在车里，抬头向上一望，却看到窗帘之后，有灯光透出来。

那地方有人！这使板垣又惊又疑，那地方不应该有人，因为他并没有约云子，云子一个人不会到那地方去！但如果云子另外有情人呢？那地方确然是极其理想的幽会地点！

板垣当时妒火中烧，几乎想立时下车去查问究竟。可是当时，他的妻子恰好坐在他身边，他无法这样做，只好将怒火抑制在心里，尽量不表露出来。

不过当时他的脸色也已经很难看了，难看到了贞弓这样问：“你是不是不舒服，脸色难看极了！”

板垣连忙掩饰：“稍有一点头痛，或许刚才酒喝多了。”

回到家之后，趁贞弓不觉察，他打了一个电话。那幽会地点，为了不受骚扰，没有电话，板垣打到云子的住所去，如果云子在家，那么可能有小偷进了那幽会的地方。

可是云子的住所电话响了又响，没有人接听。

板垣的心中更惊疑愤怒，但他没有借口可以外出，所以怀着一肚子闷气睡了下来。那一晚，当然睡得一点也不好。

第二天一到了办公室，他立即又拨云子的电话，每隔半小时一次，一直到一时，还是没有人接听。

板垣决定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，亲自到那幽会地点去查看一下究竟，他收拾了一下桌上的文件，因为心急要走，连公文包也不记得提，就匆匆离开了办公室，在走廊上走着，走向走廊的转角处。他的女秘书一发现他忘了带公事包，立刻替他拿了追出来，一面追，一面叫道：“板垣先生！板垣先生！”

板垣转过弯角，女秘书也追了上来。就在那一刹那间，女秘书看到了她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事。

“先是一下玻璃的破裂声，”她事后在答覆刑事侦探员健一的询问时，这样回答：“接着，在向前走着的板垣先生忽然站定。我将公事包向他递去，一面叫着他的名字，板垣先生转过头来，张开口，像是想对我说话，可是却没有发出声音来，在他的眉心，有一股血涌出来，极浓稠，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那么浓稠的血，接着，他就倒了下来……”

健一被派为板垣案件专案小组的组长，繁冗的调查工作进行了一个星期，在这一个星期之中，健一加起来的睡眠时间，不到 30 小时。他双手托着颊，手肘支在办公桌上，望着桌上的日历，不禁苦笑。

他有一个好朋友要到日本来，一天之前，板垣案子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就和他通过电话。电话从印度孟买打来，时间是午夜，将他吵醒，健一自一醒过来，立时头脑清醒。他拿起电话听筒：“我是健一，请问是谁？什么？印度孟买打来的国际线？好的，请快点接过来。”

打电话给健一的是什么人呢？是我，卫斯理。

卫斯理是什么样的人，当然不必再详细介绍了。但是，我为什么会在孟买打电话给健一，却必须好好说明一下。

首先，得介绍我和健一相识的经过，那是若干年前我在日本北海道旅行的事。

当时健一才从东京帝大毕业，还未曾开始工作，我们在滑



雪时相识。后来，他参加了警察工作，我们一直维持通信，他来看过我两次，我每次到日本，也都去拜访他。

每次我和健一见面之际，我总是择要地向他讲述一些稀奇古怪的遭遇，他听得津津有味。而且，不论我的遭遇听来如何荒诞，如何不可信，他毫无保留地接受，这证明他是一个想像力极其丰富的人。

而我一开始和健一相识，几乎不到两天，便成为好友的主要原因之一，是健一有一项极其特殊的专长。他的这门专长是：对野外生活的适应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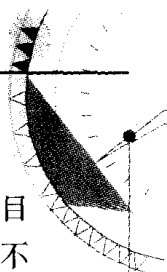
健一的家乡是日本九州中部的山区，他出生在一个十分贫穷的农家，据他自己说，两岁丧母，三岁丧父，自此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人照顾他，他自小和山中的猴子、狼、獾、熊，甚至于蜜蜂、蚂蚁一起长大。当他被他的养父发现时，他说，当时他熟睡在一头母猴的怀中，那年他 11 岁。这话，当然无法得到旁证，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养父已经死了。

不过，健一适应野外生活的能力超卓，我从来未曾见过第二人，有这样的能力。

我曾经和他一起露宿在山野间，他几乎可以分辨出每一种不同的昆虫的鸣叫声，也知道怎样去吃它们才最可口。他随便发出一点怪声，就可以引得各种小动物，来到他的身边，当他是自己的同类，他能学超过 30 种以上的鸟鸣声，每一种都维妙维肖，而且可以分别雌雄。当他学起一种鸟的雄鸟叫声之际，他的头发上可以站满这种鸟的雌鸟。

他甚至宣称自己精通猴类的语言，事实上他也表演过好几次他和猴子通话的情形给我看过，使我深信不疑。

像健一这样的人，最适宜的工作，应该是向动物方面去发展，但是他却选择了当警察这一行。后来我问过他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对一切生物，都已经有了极深刻的了解。可是，我不了解人。我想，警察是接触人的行业，所以我要当警察，试图进一步去了解人。”健一可以说是惟一以



这个理由参加警察行列的人了！

我打电话的原因，是因为在印度旅行——那次旅行另有目的，过程也十分有趣，但不属于这个故事的范围之内，所以不提——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接触到了一个动物学家。这位动物学家正在为一件事发愁，使我想到了，惟一可以解决这个困难的人，只有远在日本的健一。

动物学家遭遇到的难题是，有一头极其珍罕的纯白色的小眼镜猴，在印度南部森林中被捕获，自从捕获之后，一直不肯进食，已经奄奄一息。这种眼镜猴本身，极其罕见，白色的变种，可以说举世仅此一头，要是“绝食”至死，自然可惜之极。所以我想到了健一，以他和猿猴之间的沟通程度，或许可以劝这头白色眼镜猴放弃“绝食”。

我和这位动物学家，先和“国际野生动物保护协会”联络，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，准许我携带这头白色眼镜猴入境。然后，我就打电话给健一。

我在电话中只说找他有极其重要的事，并没有说明要他干什么。我当然不知道他正为板垣案子在大伤脑筋，甚至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叫做板垣一郎的企业家被神秘射杀。

我之所以全然不提起，是想给他一个意外之喜。至于我要来见他，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困扰，这一点，是我所料不到的。

在打了电话之后，由于那头白色小眼镜猴的情况愈来愈坏，所以我立即启程，飞往日本东京。

健一还是维持着原来的姿势，双手托着颊，坐着不动。在他面前，是一大叠报告，全是有关该项案件的。

一个星期的调查，似乎一点也未能拨开迷雾，板垣之死，肯定是第一流职业杀手的杰作，他找到了酒店的那间豪华套房，登记的名字是一个最普通的日本名字，据酒店职员、侍应生的回忆，住客身形相当高大，面色黝黑、英俊，讲明只住一天，房租先付，晚上入住，第二天中午过后，正是板垣中枪之后两分钟，他离开酒店，手中提着一只极其精致名贵的鳄鱼皮



手提箱。

凶手当然就是这个住客，可是这样外形的人，在东京有好几十万，想要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这个人，当然没有可能！

健一的决定是，从板垣的生活上去查究，看看什么人要雇用第一流的职业杀手去取他的生命。雇用这种第一流杀手，代价极其惊人，通常超过十万美金，如果没有极其重大的理由，不会有人会这样做。

循这条路去查，要查出真相来，应该不会太困难，可是一星期下来，板垣一郎生前的活动，已经尽一切可能搜集了来，还是没有头绪，所有的线索，只是板垣在每个星期之中，有一晚到三晚的时间，在8时至12时之间，行踪不明。

这一点，是板垣的妻子贞弓提供的。

“我有记日记的习惯，”贞弓在回答健一的询问时这样说：“当然，我的日记，只不过记一点流水账，家庭中发生的琐事。板垣每次有生意上的应酬约会，都会告诉我，我也就记下来。他的应酬十分繁忙，有时候甚至要一晚上赶几个约会，有时，喝醉了由朋友送回家，在我的日记中，也全有记载。”

健一静静听着：“那么，夫人，是不是可以将你的日记，交给警方，作为查究板垣先生生前行动的资料呢？”

贞弓在听到了健一有这样的提议之后，略为挪动了一下她以十分优雅的姿态坐在沙发中的身子，但仍然维持着优雅。她出身关东一个望族，健一早已知道这一点，同时在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，心中就在想：大家风范，究竟不同，她的神情，一切全是那样恰当。适度的哀伤，适度的悲痛，丈夫的死，并不能打乱她久经训练的大家生活，家中的陈设，仍然是那样的高雅整洁。而且听起来，她的讲话也那样有条理。

那是健一，或者是任何对外人对贞弓的印象。但是贞弓自己的心里，可不是那么想。

一接到板垣的死讯，登上了穿制服司机驾驶的汽车，在赴医院途中，贞弓心中只想着一件事：他死了！

结婚 17 年，他死了！

这 17 年来，有许多琐事，平时无论如何再也想不起来，可是这时，却在一刹那之间，一起涌上了心头。

最奇怪的是，她在想到“他死了”之后，心境十分平静，好像那是期待已久的事。

任何人，对于期待已久的事，忽然发生了，都不会惊讶，反倒会松了一口气，贞弓就有这种感觉。

可是，如果问贞弓，为什么她会有这种感觉？是不是板垣活着的时候，给了她很大的压力，她回答不出来。

一听到坐在对面，身材瘦削，但是却全身弥漫着用不完的精力，一双眼睛充满神采的办案人员，要借用她的日记，贞弓不由自主，震动了一下。

然而她心头的震动，表现在外表，只不过是身子略为挪动一下。她甚至很自然地作出了一个抱歉的神情：“健一先生，这……个问题……因为日记之中，毕竟还有一点，是我私人生活！”

健一忙道：“是，这点我明白，那么，能不能请夫人将日记中有关板垣先生的行踪部分读出来，我会派人来记录。了解板垣先生生前的活动，对于追寻凶手有很大的作用，想来夫人也一定希望早日缉凶归案！”

贞弓现出了适度的悲哀：“可以，这我可以答应。”

健一找来了一个很能干的探员，负责记录，同时使用笔录和录音机。

在记录完毕之后，健一派了七名能干的探员，逐一去拜访日记中提及板垣曾与之约会的那些人，很快就发觉，其中十分之七是真有这样的约会，但是十分之三左右，却全然没有这样的约会。板垣之所以要向贞弓说有约会，目的只不过是要用这段时间去做旁的事。

每星期一次至三次，每次四小时到五小时，板垣要利用这段时间做什么呢？





“当然是他有了一个情妇，他那些时间，用来和情妇幽会。”我说。

我对健一说这句话，是在日本东京，他的住所之中。我抱着那头白色的小眼镜猴，到了成田机场，一下机，就有两个日本野生动物保护会的工作人员来迎接我，当他们看到了那头眼镜猴之际，一面发出赞叹声，但同时也看出它的情况极差，所以又不由自主发出叹息声。

我则东张西望，希望看到健一，因为早一刻看到他，那头小眼镜猴得救的希望，就增加一分。

第二部 纯白色眼镜猴和打不开的房门

健一匆匆赶来，我看到他直冲进大门，向前奔来，刚好有一个人推着行李车在他面前横过，他将身一跃，跳过了那辆行李车，身手敏捷绝伦。一到我身前，就发出了一连串古怪的声音。几乎一直一动不动的眼镜猴，忽然动了起来，而且，还睁开它的眼睛，健一才伸出手来，眼镜猴就向他扑了过去。

健一的声音极严厉，看他的神情，像是恨不得狠狠打我两个耳光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怎样虐待它？”

我忙摇着双手：“没有人虐待它，它不肯进食，自从捕捉到它之后，它就一直不肯进食。”

健一直冲向餐厅，一面口中喃喃地咒骂着：“应该将世界上所有的猎人，全都用网、用陷阱、用猎枪抓起来，串成一串，罚他们步行穿过撒哈拉大沙漠！”

我们跟在他的后面，进了餐厅，健一几乎是抢了一瓶牛奶，打开了瓶盖，将牛奶凑向眼镜猴的口中。

我真的无法不佩服他，他一面轻抓着柔软雪白的眼镜猴的细毛，一面喂着牛奶。眼镜猴的大眼睛中，露出一种极其感激的神采——我可以肯定这一点，很快，就喝完了一瓶牛奶，而且，立刻就在健一的怀中睡着了。

健一赶走了那两个野生动物保护会的人员，和我一起上了



他的车，直驱家中。健一是单身汉，他的住所，在一幢大厦中，当然凌乱得可以，而且，几乎所有的空间，都种满了植物，令得整个居所，像是原始森林。

一进门，他先将自己床上的一张毯子拉过来，整理成一个相当舒适的窝，然后，才将那头小眼镜猴放在这个窝中，轻拍着它，喉间发出一些古怪的声音。那头小眼镜猴，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他。

然后，他取出两瓶酒，抛了一瓶给我，留下一瓶给他自己，我们就着瓶口喝着酒，他一面将这几天在忙些什么，和忙了之后的进展告诉我，我就立即告诉了他我的看法。

“对，情妇！可是他的情妇是什么人？他们在什么地方幽会？”健一一面说，一面用手指叩着额角。

我笑了笑：“我看不难查，瞒着妻子和情人幽会的男人，心理全一样，第一，他不会使用自己的车子，第二，幽会的地点，一定是很静僻的地区！”

健一不等我说完，就打断了我的话头：“东京有太多静僻的地区！”

我道：“查一查板垣的司机，在那几次板垣假称有应酬的时候，他送板垣到什么地方下车，可以有眉目！”

健一道：“问过了，每次不同，都是一些著名的应酬地方，而且司机每次都看他走进才离开的。”

我道：“可以剔除使用地下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能，这些地方，大都有计程车停着等生意——”

我才讲到这里，健一就直跳了起来，用力拍了自己的头一下，他这个动作，将躺在毯子上的小白眼镜猴吓了一大跳，一下窜了起来，用纤柔灵活的双臂，抱住了健一的颈。

千万别以为这头纯白色罕有的小眼镜猴，在这个故事中是无关重要的角色。事实上，它在整个事件中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
一头在印度南部的丛林中，被当地土人捕捉到的眼镜猴，

怎么会和一个置身于东京的一流杀手有关呢？这实在不可思议。但是造物的安排，就是这样的奥妙，可以在任何看来完全没有关系的两件事、物或人之间，用一连串看不见的锁链将之串连起来。

所以，请大家不要忽视这头罕见的、可爱的纯白色小眼镜猴。

我并没有准备在东京停留多久，因为目的是将那头眼镜猴交到健一的手中，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了。

我和在印度的那位动物学家通了一个电话，告诉他可以放心，那头眼镜猴不但肯喝牛奶，而且可以一口气吃一条香蕉，体力迅速恢复，第二天，就已经可以在健一的住所中，跳来跳去。

当晚我住在酒店中，我深信健一的能力，可以破案，板垣一案，也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，因为看来无非是一宗买凶杀人案而已。由于健一很忙，我只在电话里通知他我回家了，可是他不在办公室，也不在家中，所以我只好自己赴机场。在机场，办好了手续，在候机室中等着，不久，我乘搭的那一班飞机，开始召集，我再给健一打电话，办公室和住所都不在，只好放弃，进了闸口，等候上机。

就在我快登上载搭客上机的车子之际，一个机场职员气急败坏地奔了过来，叫道：“卫斯理先生？哪一位是卫斯理先生？”

我忙道：“我是！”

那机场职员喘着气：“卫斯理先生，有极重要的电话，是通过警局驻机场办事处找你，请你立时去接听！”

我呆了一呆，那职员喘气：“是一位叫健一的警官打来的！”

哦，原来是健一这家伙，他有什么事找得我那么急？看来，我搭不上这一班飞机了！健一知道我要搭这一班机走，那是因为我打电话到他办公室去，他不在，我请他的同僚转告他

